

四
書
說
約

重刻四書說約序

古無所謂讀書講學也各事其事以即乎心之所安而已臯陶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益其時無性命之說惟行事而得其心之所安斯謂之德故稱其德必指某某事以實之未有離事言心者也古者君即為師朝野一體其名則民也其實皆弟子也而其所以為教不過

使之自力於農桑樹畜以遂其生孝友睦婣任
卹以厚其俗故其時道一風同無文字之繁而
奸偽不生無他歧之感而心志自靜人人遊於
道之中而忘乎其為道猶魚之在水而忘乎其
為水也逮周之衰君失其道舉世貿貿焉莫知
所從天懼斯道之遂泯而人將失其所以為人
也於是篤生孔子以為人極而君師之統分矣

何者君以政教者也事從政出君所職之政皆
民所自力之事政統於一故異學無自而萌事
麗於實故空言不得而託師以言教者也言從
事出聖人不得已而有言皆人生一日不可缺
之事然而身不任其事則言之而不能行政不
於此出又無以禁人之異言自春秋時各家之
說已不勝其紛紛矣此世道一大升降也然自

孔子刪定六經羣言盡息數千年來一遵吾夫子之教而莫之敢異者則以言必指夫事事必軌於道道必本乎天雖一時未之能行而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天意所留以繫萬古之綱常者歷觀前世其一時政事風俗有合於吾夫子之所言則其國必興合之多則盛合之少則衰雖極昏亂之世而但有一二端之合則其國猶

不遠亡是以政教者在一時而以言教者在萬世也天不能常生堯舜文武而特生一孔子以明堯舜文武之道於萬世是堯舜文武常接踵於天下也讀書講學之功豈不遠且大哉四子書聖人之言之精者也實則人人心中之所欲言而人人不能言聖人言之而人人仍莫之喻蓋自有宋諸大儒講明以後凌夷迄於明世而

學益多歧矣於是忠節鹿先生慨然興曰嗚呼
是失其本心也離心言事則無體是刑名法術
之流弊也離事言心則無用是清淨寂滅之餘
毒也豈聖人立言之本意哉於是以書證心凡
書中所言之事皆吾心中所有之理也以心證
事凡心之所不安皆事之所不順也於是返而
證之此心凡書中之所已言者循之而行則理

得事順而於心無弗安也即凡書中之所未言者而借此事以例他事就一理以衡衆理順之則心安反是則未有能安焉者也而後知聖人之書乃天理民彝之記載字字句句無不可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無事之不體即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無物之不普即人人之心也溯厥由來印以現在即事即心即心即道約莫約於

此矣而實無所不有取之左右逢其源且若日
見其新溥博淵泉而時出此聖門一貫之旨也
質諸前後聖而無不合放之南北海而無不準
此心同此理同也特藉先生一申之耳此天意
也或乃高視聖人而卑視己身夫不觀先生之
為人乎讀其書而不識其人又安識聖人則雖
窮年雜誦亦書自我耳其不為天之所

藥者幾希

道光甲辰八月善化賀長齡述

四書說約引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使博約可分為兩項則不約自無害為博又何必約故約者約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聖賢有成法事理有當然好古敏求惡得廢博而聖賢成法皆出於活法成法其當然活法其所以然如不得其所以然則成法皆死法且以博

學而成畔中庸論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
為文所以云者約之義也博有文約無文博有
字約無字聖賢欲傳其無文無字者不得不藉
之有文有字學者就其有文有字者以求其所
無文無字故聖賢往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
不反求耳說約而曰反者反其所自始千載上
千載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孟子之說本於孔子

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者理也心外無理是所以約之也孔子以博文約禮鑄顏淵亦就顏淵自有之理鑄之特自有者不能自現不無待於循循之誘因誘而自得其顏淵原不借理於孔子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之認我即孟之所謂反也吾懼學者不味反之義而止以論說當之則不約滋甚夫讀聖賢書而不反

求之心延平所比之於玩物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即云反求之心而一切着落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見虛為承當陽明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故反約之道無他於聖賢之言隨其所指居上為下在邦在家利害歛生辭受去就無不提本來之心按當下之身一一質對如涉水者之淺深自酌

如飲水者之冷煖自知決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尤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則聖經賢傳總會歸於無言之地不求約而約在馬顏子復禮其自在視聽言動約之實際固如此然哆談名理到身便難八字着脚真實理會做工夫者晦翁於己與子靜之外不再許人顏子之復禮顏子之克己也已之不克禮於

何約願與學者反而求之勿徒以口說者以身
謗也夫約而出於旁門害且甚於徒博矣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識

門人姓氏

馬沆	還虛	定興	賈三槐	正卿	固安
王家清	新宇	定興	顏講	明我	定興
槐天滋	元錫	容城	劉邦選	翼虞	定興
李湛	澄之	定興	郭翼明	抱陽	定興
李見心	太初	新城	張果中	于度	新城
杜允芳	湘美	定興	董銑	冲然	定興
陳述古	范彭	涿州	劉一澄	止水	定興

杜紉芳

洲美

定興

楊光契

惺民

固安

王來賓

貺我

定興

李芳春

來一

定興

李衷實

完一

新安

李澆

仲雄

定興

孔心學

抱一

新城

王佐

羽明

定興

任應昌

康侯

定興

宋文儒

我醇

定興

劉堪

任之

定興

陳養廉

景夷

涿州

李定榮

曄若

定興

盧兆隆

啟祥

易州

劉之煥

長文

定興

秦命封

岱植

定興

李 温 季一 定興 董 銓 心治 定興

侯奉職 石臣 固安 杜 越 君異 定興

李 童 允繩 新安 蔡學思 述之 定興

宋名儒 文在 定興 田 苴 映竹 定興

任應賓 賓王 定興 宋一范 友韓 定興

梁大用 桂林 新安 楊邦俊 士瑋 定興

任應隆 德升 定興 黃之秀 玉衡 容城

董 鍊 經世 定興 史孔叙 翼雅 定興

楊光稷

立民

固安

宋從龍

雲卿

容城

曹化中

盡我

遼東
瀋陽

劉繼祖

念脩

新安

薛鳳祚

儀甫

山東
益都

黃集樂

時甫

江西
新城

袁士美

實甫

雄縣

鄭尚策

于王

安肅

王家棟

槐堂

新安

于明新

用極

定興

許文藻

抱樸

雄縣

單鑛

鑄我

新安

劉有聲

蜚英

定興

閻棟

楚石

定興

郭衛明

扶陽

定興

劉繩祖

蓋修

新安

姚士修 獻之 新城 劉惺 默持 定興

杜先芳 開美 定興 杜生芳 挹美 定興

龔北翰 鵬南 涑水 蔡學孟 淑尼 定興

杜超 君玄 定興 田芋 景陽 定興

許國璋 奉卿 定興 王棟 隆甫 定興

王弘圻 我疆 容城 任秉謙 冲谷 定興

田信 蓋卿 定興 張景星 見虞 定興

張繼文 儀純 容城 楊珏 羽翹 新安

趙和春

緹陽

涑水

王新士

鼎又

新城

任猶龍

鱗蒼

定興

李之桂

葉舟

定興

甕述衡

震侯

安肅

宋堯年

雍伯

新城

王家植

培之

容城

王適暉

翰明

定興

趙尊生

培直

新安

李萍春

觀生

定興

田仕

義卿

定興

李春先

顯初

新安

王名士

顯又

新城

宋舜年

協仲

新城

楊士弘

任重

定興

孫度雅

君式

容城

劉明俊 輔宸 新城 李葆春 道生 定興

蔚雲會 應昌 容城 陳訓 見伊 安肅

牛光祚 昌孺 容城 郭騰芳 生白 定興

張問明 公遠 定興 孫紹古 獲甫 容城

杜萃芳 完美 定興 盧兆堂 子肯 易州

孫立雅 君建 容城 張西銘 廣居 容城

王士振 起子 定興 王端 希呂 定興

劉世冕 士望 雄縣 劉士達 彥符 定興

孫量雅 君咸 容城 孫維雅 君持 容城

許啟祥 佑之 定興 陳公定 子才 安肅

李會章 從王 定興 耿啟祚 爾光 新城

孫奏雅 君協 容城 李毓英 蜚聲 定興

杜 赴 君武 定興 任雲龍 從之 定興

孫抱雅 君實 容城 杜 遵 君因 定興

史 英 自知 定興 趙文煥 堯章 涿州

劉嗣京 新安 史克本 我培 定興

孟吉修之定興周嘉謀獻楓定興

杜流芳濬美定興薛光德新安

葛延春起東定興孫望雅君孚容城

陳遜志益之容城陳銳不退涿州

牛凌雲漢奏定興趙邦佐贊化定興

陳鉉國鎮涿州葛逢春見泰定興

王士揚爾發定興杜韃君可定興

宗善士尚友善治夢周

門人姓氏

五

認理提綱

吾輩讀有字的書却要識沒字的理理豈在語言文字哉只就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的去便是理也仁義忠孝名色萬千皆隨所在而強為指稱也奈何執指稱者求理乎指稱種種原為人覲面相違不得不隨在指點求以省悟而人復就指點處成執滯談玄說妙較量一字之間何啻千里之差也故知理本無名畫前有易孔子曰默而識之又曰子欲無

言無字真經要人識得

此理不是人做作的天生萬物而人得其生物者以
為心四海一天萬里一天人得以生此心與天並大
只就乍見孺子一端推而論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
觸無不覺叩無不應偌大宇宙都呼吸一氣之中故
曰宇宙中物皆性中物宇宙內事皆分內事也大學
之明德中庸之性論語之仁皆是物也乃合下生成
本來面目也

此理不是涉元空的子臣弟友是他着落故學以為已也而說個已就在人上學以盡心也而說個心就在事上此知仁與莊禮不得分也修己與治人不得分也博文與約禮不得分也文章與性道不得分也不然日新顧諟成湯且為枯禪矣

此理不是粧看象的中心自盡是其底本戒欺求慊內省無惡全在人所不見處討個心安此闇然之所異於的然也若微涉體面便與本來性命不相干

涉縱鴻勳偉伐籠蓋一時而那塊地方終未着底如何摸得快活如何熬得劫數故萬變中入火不燒萬古中歷劫不化全在闡然二字上得力

此理不是落畦徑的只要主以無私之心事不論嘗變見不論偏全事不論成敗名不論污潔清可也任可也和可也去可也死可也囚可也故曰君子仁而已矣何必同

此理不是有等待的隨時隨處自有當盡的職分自

小至老無顯無晦只求個件件不虧本分時時不虧本心便了故天地造化天地之尋嘗帝王經綸帝王之日用那有學術功業之分窮養達施之異乎是亦為政吾與點也其理自明

此理不是有終窮的就此事只了得此事不得遮掩他端就此時只了得此時不得帶攜後日總此事體去而復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孔子不足者必勉然非敢保既勉之後永無不足有餘者不盡然非敢定

不盡之後更無有餘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顏一道也不勘到此則何有於我祇為撓謙而堯舜猶病望道未見併為誣聖矣

人人求良方孔子有極効的方曰能近取譬人人求捷法孔子有極簡的法曰不欲勿施這個方法真個能破久隔者而使之驟通聯散渙者而使之歸一人自為體驗隨所感應以一點藹然生意淋漓布濩人非木石能無感動中庸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信

乎窮天罄地無所不徹鐵壁銅山隔他不住綏來動
和此物此志也忠信篤敬而行蠻貊也質直好義而
達邦家也擴克四端而保四海也恭寬信敏惠而不
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使也總之一以貫之忠恕而已
肘後方莫良於此掌中金莫捷於此何不試之以觀
驗否

此理之神通

人在世間誰不求樂而嘗得憂周茂叔尋孔顏樂處
此善度身世的法門故樂自有真不是逍遙閑曠的

生活吾人心中有趣纔得樂而趣從何生從不愧不
忤而生愧忤何由去從自盡本分而去如不奮發做
起只一味隨俗浮沉則本來之面目不開世俗之纏
縛漸固因無用力處遂無得意處畢世戚戚那有出
頭日子故須把自家萬物一體的本性提起用十分
力量保護之於隨時隨處實實求盡一棒一痕一摑
一血這樣喫緊功夫纔得本性嘗伸與天地萬物共
呼吸於一氣通融活動廣大高明塵世之冰炭入不

到靈臺妙府中來孔子自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蓋
憤處就是樂處嘗憤便嘗樂憤樂無窮並行不悖故
仁為己任即工夫已到難忘猶病之懷而內省不疚
即恂慄無息自有心逸之妙君子以眾寡小大無敢
慢為泰名教中樂地固若此也不於此處求樂而
求於境豈知待境而樂已在難必之天且人心無足
孰是開眉之日孔顏澠水曲肱簞瓢陋巷一日樂在
其中一日不改其樂彼原自有欄柄也萬物皆備一

章樂之本體工夫皆盡矣

此理之受享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識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男 化麟仁卿甫

偕宋從龍雲卿甫訂

大學卷之一

大學之道章

四書中學字總以此章為頭腦說個大學之道要着
人撞起頭來認認生來性命莫把原大的家當自家

小了即緊說個近道之方要着人尋着橋柄一一脚踏實地莫把有定的路數自家差了曉得從本上做而道自得矣通章只修身為本一句可以盡之○孔子眼見治天下國家的都徑在治人上做全不治己縱才情驅駕成個小康而到不得至善去處人自有個虛靈一竅萬物同體是天命之為人性乃至善之理只為人於此處不曾透現千思百慮只在天下上搜求便民風主德總不到家舍己而求民兩失之也

教人兩得之道是個修身而修身為本之所以然在知止一節惟其知止而後能得故須以修身為本也○至善是明德之本體其着落在天下而非有一定格式之可執即聖人欲得至善亦須要慮而此慮如不從明善來便非定中境界靜中精神安中意緒怎得至善可見治天下的算計都從本來面目上生出離却治身徑去治人便是以昏鏡照物安得不以修身為本○物有本末四字開舉世之迷事即跟物來

處物即是事惟有本末故有終始知所先後非做了本再做末只一味在本上做也亦非遺末不做做本原在末上做也所謂修身為本言我只事事自修而天下已平了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原在一處偶舉其一事而各樣齊到不然八件可先幹那一件○身處天下國家之中與相感應物感此身此心便起一意以應之應物者失其理便是身不修而不修不管身事還是心失其正心原無不正至於不正者因所

起之意未得誠意即未誠却非本心果然不知為欺
為慊良知自在也良知既在而不得致者又不是在
知上有不能解之物乃在物上有不實盡之知也總
之人在天下國家之中以身應物而心動一意意有
誠偽而難昧獨知物以知為提衡而知以物為着落
致知者隨其物之感而實依本然之知以應之使物
無不妥所謂知之明處之當也此之謂格物此之謂
誠正修而齊治均平一通在內○大人之學大人之

事也天下何事最大曰在明明德見不明明德不可
以為大學也又曰在新民見不新民不可以為明明
德也又曰在止於至善見不止至善不可以為新民
即不可以為明明德也止於至善以新民而明其明
德大人之學其道如此然民事不易言矣要把民事
做到至善非尋嘗思慮可得天下無窮之計算出於
有定之心體不可向民上求安排只從德上求透悟
不知止而能得者天下烏有蓋物原有本末事自有

終始道固并舉德民近道則須知所先後古人之平天下何嘗向天下上求平只是修其身耳彼以身應物之時不肯使心之本意略涉於欺而必直以本心之知實達於物此兢兢然只是個修其身也而天下已平矣天地間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庶人乃僅有身人以為修身只是庶人之事豈知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為本乎

康誥曰克章

世上萬般都不為緊要惟有自己事緊要這點良心
炯炯瑩瑩洞天地照古今千變萬化無不具足此是
天與人的一個本來面目奈何平白地都自家蒙蔽
了終日終身役役憧憧聖賢看不過忍不住特特說
破這件事情恐人不信歷數幾個聖人說他都是了
當自己的生活皆自明也自字最有意○三聖明德
是後人從旁總其一生事體而定之曰克明德非謂
這明德只論心而不論事論己而不論民也○天下

人止有這一場大事千古大人止幹這一場大事畢
世勤渠無一物不在其經綸之中非為天下為自己
也這塊痛癢各人自搔不許的然者參入○德原是
明的而拘蔽之後有許多掣肘吾人自體驗於接人
待物之際本心之不能即達其間有許多病痛故須
要拿出拚命的心腸來一刀割斷極力推出本來面
目方得撥雲見日無論顧諛者費大精神即克明者
亦不知多少翼翼兢兢也看起來這個自字極有趣

這本體是自己完全這功夫是自己策勵古之學者
為己此物此志也○歷數三聖結以自明令大家一
時回首自認只此是人的真面目帝王賢聖總從此
成再莫要糊塗混過却大怕聖賢以為不從人間來
陽明詩有云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
使蓁茅成間塞儘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玄想
指與迷途却浪驚字字可味

湯之盤銘章

嘗見人情說個與人幹事便有幾分懶散即偶為經理終須當有作無那有罄盡精神以為之所者此民生三代之後再不得自耀於光明也夫人當其情之所不急即強為鼓動而神已不禁其自稿其略略塗抹淡淡鋪張即自以為盛德之至竟把同胞之民視為秦越此聖賢特於千古來尋幾個痴心漢為斯民嘔血的事情立個榜樣見長民君子須要滿拚心力以為之留一毫餘剩不得無所不用其極六字極其

模寫○極不是有窮盡的機緘與日俱新閱歷終身
無止足之處而用極却不是求天下的把柄修身為
本經綸蓋世皆在藻雪之中○三個聖人勾當都在
民上工夫都在已上且莫分新之本新之驗等話蓋
他各人都是於治民之時曲盡其心豈合三人而始
完一事之始末耶○天下之民衆矣把他勾當都靠
在君子身上精神有一處不到即一處受其病一日
不到即一日受其病故當宁者為斯民求治其心不

敢以頃刻忘其事不可以一端盡其工不得以早晚
完傳者說個無所不用善夫這等事情要只說用即
連篇累牘亦不能盡○三王亦人耳當時為他各代
之民費盡無窮心力遂使風俗一新乾坤再闢算來
那有這樣痴心人○如以為民則懶散可任如知其
是為已則緊急着還怕遲了新民正所以明德也三
聖見之真矣故此章原即上一章已有但不得不各
說耳○舊把湯日新為自新以立新民之本可是憤

憤豈有個天子的日新全與民不相干之理耶

邦畿千里章

人情出身加民除了自外於善的也都成個局段只是不至善總為工夫粗疎本體夾襍不當止而止耳此章口氣緊接無所不用其極來蓋話不得不陸續說而事原分不得以邦畿興止以黃鳥興人以文王作人榜樣而以精益求精益密工夫為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樣做法纔把私欲刷得淨本體纔透得

出來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政為切磋琢磨在治民上
做也親賢樂利是學修所着落處不可以盛德至善
單屬明德而另指後節屬新民本文自明○至善是
明德本體原只在己天下國家是德所涵蓋故論古
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而曰以修身為本陽明之言曰
止於至善以新民而明其明德此之謂大人之學最
醒○歷引詩書是通融取義非各為工夫也止跟敬
敬跟緝熙而熙亦跟緝蓋明德在人原自光明只一

念有斷續便一念不光明即一念生懈肆而德不盛
善不至矣精益求精益密便是緝便是熙便自敬便
自止恂慄即敬這一路勾當從無言之地自為摩對
要把明德本體全無虧欠不肯將就冒認以小善成
名如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傳者文法加意提掇
要人發大志願攬全盤生活同遊僂侶須乘興共探
花源莫厭深○兩不忘原相應是自下註解○賢賢
是世世聖賢相傳親親是世世骨肉相愛蓋水木本

源原是君子的大事以為基業者不貼且無味

聽訟吾猶章

聽斷神君負豪傑之氣者皆以自喜然不知待他盡其無情之辭而後折之已是被他輕侮了則以其恃英斷折民之口而不能憑我明德畏民之志也大畏民志全在平日治民時曲盡此心天覆地載日照月臨民所意不敢過望的一一拖出即民所口不能自言的亦一一體到此原只是求慊本念初非有意

降伏而民當是時身家性命都在我掌中過活縱神
奸巨猾也被這聖賢從無言之地攝住精魂那敢別
具肚腸另生伎倆耶看起來我之德明而民各自新
若此者所謂知本也○秉彝好德雖是良心而不響
其利不為有德况人君之德舍治民在何處明耶○
不求之民而求之德此謂知本

所謂誠其章

誠其意慎其獨不是兩事誠意是主意慎獨是工夫

兩個慎獨又不是兩事前慎是議論後慎是發明中間兩慎獨相連以申說求痛快首尾兩誠意相應以推究求懇切聖賢不以板樣道理正襟論是非也全以自在不自在上動人○人情畏外不畏中以其獨知之地指視所不到也故外面事體還求做模做樣責以誠意一段生活絕沒肯上這船的夫誠其意是毋自欺毋自欺是能自慊此境不對一人此幾不容半錯人關鬼關自出自入故君子慎獨下一必字煞

有力量對君子下一小人小人只是個不省的獨字他為不善於閑居而揜着空勞肺肝如見則誠中形外原是不易之理而君子即欲不慎獨敢乎哉十目十手有味乎曾子之戒心於獨也誰謂獨可不慎而任其意之不誠也素為不善者心忙手亂莫掩其中之惡身誠有德者心廣體胖莫遏其中之善中外原是相因苦樂皆人自取從長計議意不誠可乎君子知誠中而形外也安得不戒欺而求慊也○通章境

界在戒欺求慊上討說得極微入人肺腑通章精神
在誠中形外上振說得極嚴悚人毛骨厥然情狀潤
身光輝比得極明醒人心目○曾子萬人必往是極
大膽的人提起個獨來却十分害怕只為他眼明手
快在獨對處大矧戒嚴遂落得在大眾前異樣舒展
此書千載下玩之若新有志者試試誠形之理至今
還靈不○這一章誠意是題目君子慎獨政為要誠
其意也故尾以故君子必誠其意結之必誠其意就

指着必慎其獨說

大學卷之一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長孫 盡心靜觀甫

孫僭劉世冕士望甫訂

大學卷之二

所謂修身章

心不正便身不修傳者看破老脚極力刻畫煞甚痛快此等文字就人情上實落發揮自非千古文人所

能辨也○就人心所以不得其正的緣故一一指出
總因於有所我輩須以身體驗方見真實蓋念慮恐
懼憂患好樂也是此心應物自然有的但此心本體
未感則廓然大公有感則物來順應原是不曾有的
今日有所則一物偏據於中把我虛靈真宰逼得失
位了心不得其正便說是心不在此語極確當心不
在則視聽食息誰為之主不見不聞不知味把此身
作踐到極不堪處傳者橫覽宇宙個個都沒了心遂

個個推殘其身至不可言則除了正心那有修身之法耶○不見不聞不知味指失其是非之正說他這等人全在此處曉的精細以為會奉承軀殼還是我輩却不知他當香的都是臭當美的都是惡自以為聰明的都是聾瞽自以為奉承的都是踐踏細玩語意言語妙天下矣○不被明師點破誰知一向沒有心了然心固在也去了有所之念他照舊復位一復位時回頭把一向得意的作用都似顛狂把一向得

意的受享都是惡穢那作用急忙改之還覷顏半日
那受享急忙推掉還惡心半日這七尺之軀纔有見
人的日子○妙處全在心不在焉一句○有所的一
路神通純是任一已私意橫行將去摧殘天下以奉
一身却不知即所以摧殘其身也

所謂齊家章

齊家者使家之人改惡以就美也然家人之手足視
吾身之好惡以為措家中那得全美的人亦那得全

惡的人所恃以提挈而齊一者政憑主人好惡不偏
美中惡惡中美都一一不使相掩則家之心志自一
耳目不亂而齊在是已今用情既辟一成不返所謂
獶獶富家人怎服事傳者模寫曲盡矣這樣個身家
怎得齊故以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結之○美中有
惡惡中有美自是當事鼓舞機權全在捐我成心以
肖物之品使當吾好惡者激勸並承觀吾好惡者適
從有定齊家治國總不外此特傳者不得不分題發

四書講義
論耳蓋將以互見而非貼定死板不相通也○傳者
每說人情曲盡微暖莫逃每論事體的確應違不爽
這纔是真學問

所謂治國章

此章論治國純以興行說夫國與天下原非兩事此
又就題分論以互見其意全要善者○教國者教一
國之人承上接下都相愛相敬一團和氣全不因財
動念以氣相加也使教民的勾當民皆有而我偏無

則便只以號令硬使他有何不可然人有上下理無異同我所教民的此身樛樛皆備我但說他他就看我不可言之中其心全不難見他大衆一齊睜眼聽住一人仁讓貪戾如形之於影堯舜之民仁桀紂之民暴皆一人為帥而天下從之也上之教民雖以令而民之從上則以好令與好反雖令不從是故君子求非也不能廢而有無先考諸已知道藏身不怒斷無喻人之理也治國者安得不在齊家乎古來治國的

作家風雅具在歷數三詩他那個不是要教國的人而只於自家夫婦兄弟父子兢兢求宜政為教了家而后可以教國經文所謂治國在齊家以此耳○孝也者三句是我與民同一句當專責民不得如保赤子一節是說民的情狀無甚難見設身以處自然洞曉心誠求之政與恕字相投着蓋知道民之為仁為暴從好不從令也仁讓作亂總視一人堯舜桀紂是極明的証見這些人不可以令驅直恁如此○此章

痛快在把民情說的透極可以掃以令令人者之興而先把家國勾當關在一處亦極得力故達治體者是達民情者也而達民情者是醒人事者也○至暴之君令民亦必以仁反字從此出

所謂平天章

一人為天下之主天下有不遂之心則不平然天下之大何處去查點聖賢從人心同處討出捷法只一個將心比心萬不失一絜矩二字所謂尋根本會源

流袖褪乾坤的手段也。這個道理明明白白在天地間。為君者行之不是屈尊為天下計。還是得長計議。以自為計。天下人心都聽着人主合着他心。便是他的父母失了。他心便是他的罪人。我只求自遂。不顧衆心。衆心既離。江山不守矣。說起來好怕人。君子絜矩。原醒的老脚。先慎乎德。慎字即應不可不慎。慎字德。即指與民同好惡。說蓋人君絜矩。便是有德也。有人即是得衆。而一連說到有財有用。復大發聚財之

不可者人君所以不與民同好惡其大端專為愛財
自奉重遂為民輕也不知財跟着人人跟着德慎德
者有人有財而貪財者爭民施奪本末非倒持之衡
財民豈兩聚之物顧財遂不能顧民而失民豈能有
財一句話傷人且不肯受奪了人家過活有不悖出
乎到了悖出天命可知有味乎康誥之言靡嘗也然
則財物原是末事奈何以為珍寶古來有識見的英
雄那個把他看在眼裏就財用說當絮矩已極透朗

而民的好惡還有一件在財用之外也與財用相干則用人是也賢人保子孫而其作用在利黎民奸人不能保我子孫而其作用先殆黎民如必說到着底輔君慎德黎民便利輔君聚財黎民便殆總此勾當非別有騰那用人與聚財不聚財原在一搭雖此處不必一一饒舌而至末二節復通在一處其意自明矣夫賢人必要利民奸人必要殆民所以未從人主發落民心已先有算計切切指望愛民的仁者去奸

用賢全是雷劈斧斷的生活進絕在一人而萬民之
生意方得回春不然如命如過隱忍遷延這其間極
不便於賢者而極便於不賢者天下人眼巴巴望在
上的與他痛快出氣却這樣行徑是明與人之好惡
相反矣拂人之性災必不遠蓋天下人吃盡他好惡
乖張的虧到熬不將去時何事做不出來廿一史上
影樣兜不知多少曾子這個卦十分准也大要一通
看來人同此心乖張者只是自不盡心金要忠信全

忌驕泰忠信者不忍使已一念負人也所以能絜矩也驕泰者不欲使人一事逆已也所以不能絜矩也此節總推絜矩之得失關鍵之中煞甚慨嘆通章說大道發揮已盡而又念財原軍國必需說煞了財不可聚非通論也因接上結文用一轉語曰生財有大道開源節流財自嘗足生者對聚而言也自此至末純就財上反覆抹殺聚財者一場心計故先為必用之財尋了個出路因痛揭聚財之下場頭以申明之

賓主並舉利害遞陳曲盡事理之真洞著從違之準
極妙文字意若曰財為民命原不浚民以生君子絜
矩政以此為大段即軍國之需原不可少而生以大
道自不必聚仁者公財於天下而撫我唯后是謂以
財發身不仁者私財於一已而虐我唯仇是謂以身
發財財即可重孰與吾身國而求利莫如以義你看
終事守財義民之所以自效者散財之仁主占盡福
分天災人害國事之莫可誰何者務財之君長折盡

便宜則財可聚乎不可聚乎我也不是說國不當利
只為天下無義外之利而以利為利大不利耳要圖
利的還跟我來○仁者就是忠信不仁者就是驕泰

大學卷之二終